

TONGBOSHAN DE SHENHUA

毛小东◎主编

铜钹山的神话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铜钹山的神话

毛小东 主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铜钹山的神话 / 毛小东主编. —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-7-210-04396-6

I. ①铜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3527 号

铜钹山的神话

主编: 毛小东

江西人民出版社发行

发行: 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邮政编码: 330006

编辑电话: 0791-6898983

发行部电话: 0791-6898983

网址: www.jxp-ph.com

E-mail: jxp-ph@tom.com web@jxp-ph.com

印刷: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5

彩页: 7

字数: 120 千字

印数: 1-2100

ISBN 978-7-210-04396-6

定价: 22.00 元

(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

/ 刘 华

2009年,我两次去铜钹山。一次,是参加江西省散文学会创作基地的挂牌仪式。在此之前的一次,没有什么理由,乘兴而去,带醉而归。醉人的,不是酒,而是一个谜,是用报纸包回来的一些瓷片。瓷片上沾满新鲜的泥土。铜钹山的泥土。封禁山里的泥土。

那是粗瓷的碗,破碎的碗,不成形的碗。却盛满了古老的气息,盛满了对历代朝廷禁律的讥嘲之意。

那是毛小东的最新发现。在饱览湖光山色、尽取民俗风情之后,他的目光竟钻入地皮之下。因为筑路,一座古瓷窑重见天日;因为古窑,那条新路便改了道。窑址紧挨着村庄。一地瓷片紧盯着饭桌。也许,瓷片是辨认着当年通往福建的古道。我记得,离窑址不远处的小山包上,还有一棵古树。古窑究竟有多么古老,古窑古树古道和那个村庄,它们谁更古老,只能留待专家去考证了。让我感动的是毛小东如获至宝的惊喜,视为神赐的珍惜。

不管这一发现价值几何,它的启示却是宝贵的。试想,这里不曾是封禁山么,连炊烟都被禁止了,怎么会长出日夜喷吐的窑火和柴烟呢?莫非,朝廷就是被这里的滚滚浓烟呛醒的?或者,顽强的烟火始终与那些森严的禁律对峙着?

也许,被泥土掩埋着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;也许,真正的历史比史料记载的,要鲜活要丰富。由这座古窑可以想见,我们所立足的任何一片土地都是深厚的,不断探寻便有不断的收获。

不知道今后再去,毛小东还会告诉我怎样的新发现。铜钹山的历史和文化,就是这样被他一点一点地发掘出来的。我以为,正是有了这些发现和发掘,铜钹山的风景才经得住打量,耐得起品味,才能让纷至沓来的作家们文思泉涌,写下如许多的精美篇什。

而曾经的野山,如今之所以能成为闻名遐迩的景区,除了建设者的种种努力外,也得益于作家的笔墨。他们的文字,像铜钹山的湖光山色,给铜钹山扬了名,又为铜钹山召唤来更多的文朋艺友。从这个意义上,我们或许可以说,铜钹山是散文造就的山。

铜钹山的神话,仿佛成了散文的神话。



目 录

- 1/ 序 / 刘 华
- 1/ 自由的造神 / 刘 华
- 6/ 情迷铜钹山 / 敖勇珠
- 9/ 神秘的地方——九仙湖(另一篇) / 龚小春
- 13/ 小丰翠竹别样美 / 潘丕声
- 16/ 寻觅白花女 / 刘志兆
- 20/ 远山的牵挂 / 张天福
- 27/ 一个让灵魂飞起来的地方 / 李罕娇
- 31/ 铜钹山之缘 / 陈 雁
- 33/ 铜钹山之晨 / 李 峰
- 35/ 目睹你, 千年等一回 / 张继芹
- 40/ 似梦人间铜钹山 / 龙 源
- 43/ 铜钹山, 灵魂的伊甸园 / 张开生
- 47/ 千年风流铜钹山 / 林纾英
- 63/ 缘聚铜钹山 / 刘宏秀

- 73/ 倾迷九仙湖 / 徐景列
77/ 铜钹山听水 / 石红许
80/ 白花岩随笔 / 汤 嘉
84/ 难忘的一次网友相聚 / 方心田
89/ 铜钹山的呼唤 / 陈有仓
93/ 初识铜钹山 / 蒋桂琴
96/ 亲近铜钹山 / 黄卫英
100/ 铜钹翠竹 / 元 之
103/ 铜钹山的隐私 / 石绍宏
108/ 一九八六年秋天在铜钹山 / 余新勇
114/ 情系铜钹山 / 何春华
117/ 秋山静 / 程耀恺
119/ 铜钹清音 / 憨 仲
124/ 铜钹山印象 / 老 海
127/ 亲吻铜钹山水 / 许庆华
131/ 铜钹山两天 / 王晓莉
134/ 那些和铜钹山有关的朋友 / 林 子
139/ 铜钹山的作家情缘 / 毛小东
148/ 后记

自由的造神

/ 刘 华



广丰的铜钹山地处赣闽边界,属于崇山峻岭的武夷山麓,历史上,那儿曾是封禁山。明代《历代禁略》称:“唐,郡治初开,为乱者众。史载唐季群盗依此为巢,伪吴据而有之,续入伪唐,即此山也。宋范汝为据内江闽邵延间,有贼党据此造器械以助。汝为既败,其党纵横四出……元时尤为盗藪,禁令最严,累加防守……”这就是说,自唐末以来,这里的硝烟被封禁着,炊烟也被封禁了;枪铳被封禁着,山歌也被封禁了;车辙被封禁着,人迹也被封禁了。

历代封建朝廷的禁律森严得很,不得开垦围猎,也不得居家行走。早先,封禁界石就矗立在江山岭的山顶上,再往里去便是禁区了;到得清代,禁区的深山老林里还是悄悄地住进了一些人家,反正天高皇帝远的。

不料,垦山烧荒的烟火到底把朝廷给呛醒了,官府派出的勘探绘图小组直奔铜钹山。在禁区内开族的叶姓人家,眼看就要失去这安身立命的世外桃源,亏得族中有位日食斗米、力大无穷的好汉情急生智,抢在头天夜里,拔起江山岭上那块重达三百多斤的封禁石,连夜扛着它翻山越岭,把封禁界石安放在铜钹山区的更深处。官府

的人被引进深山,可能也是意乱情迷了吧,糊里糊涂就认了那界石,这么一来,封禁山的范围缩小了,落地生根的叶姓人家得以继续繁衍生息。

那次由官府绘制的封禁山地图,一直被民间收藏着,图纸大若被单,用石匣装着,每逢夏日都要拿出来晒一次。可惜,最终未逃过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大劫。

这段山水传奇,透露的不仅仅是封禁区划沿革的历史信息,还有浩茫时空背景下人烟蔓延的历史情境。我不禁疑惑:人们胆敢闯入禁区开族建村,是为世事所迫流落异乡,还是像我所听到的许多古村开基故事那样,受风水的“神示”,各卜胜地,皈依了这片山水;或者说,是受制于命运的驱遣,还是屈服了自己枕山而眠、听泉入梦的那种心情?

宗教信仰从来都是历代官员上奏的《封禁山疏》所无法封堵的。比如,明嘉靖县志记载:“白花岩,昔净空禅师开基之所,遇时亢里人祷之即应。”这段文字指的是坐落在白花岩的广福寺。该寺屡废屡建的事实证明,哪怕人迹罕至,敬奉神明的香火也会翻山越岭,顽强地抵达那儿。那儿是菩萨迷恋的净界,也是神仙向往的福地。的确,继佛进驻之后,道教也接踵而至。当地传说,清代便有刘道仁、杨嘴瓶两位仙人历时七七四十九天,在穿破一打草鞋之后,从武夷山追赶青龙到得此处。

不仅如此,原本为佛寺的白花岩广福寺,还迎来了一位叫明显佛的民间杂神。被供奉在广福寺二楼的明显佛,本是当地的土郎中。他姓祝,名含燥,字明显,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,娶张氏为妻,育有二子。明显行医,善用草药,医术高超,且因医德高尚而深受百姓爱戴。明显在二十五岁那年,神灵附身,神志愚拙,少餐忌食,对妻儿不管不顾,为百姓治病却日显神通。某一天,在白花岩采药,面前忽然出现一个闪闪发光的莲花托座,明显便纵身跳到上面,在岩壁悬浮了三天三夜。第三天夜里,明显托梦给白花岩广福寺的斋公,交代他们把自己的凡体塑成佛像。后来,广丰的沙溪村为其建了能

安庙,供奉明显肉身佛,并把明显成佛之日定为庙会日,而明显佛的神灵则永驻于广福寺中。

尽管村落松散稀落,人口寥寥,民间信奉的尊神并不少,它们或者占山为王、独守一隅,或者虚怀若谷、护佑一方。比如,与明显佛、天侯圣母一道被尊为“铜钹三神”的马氏夫人,就是铜钹山区普遍供奉的一位能神。

相传这位夫人本名陈凤,原是天宫中的仙女。因唐末世乱,陈凤萌生下凡劝善之心,投胎于洛阳陈州忠恕乡陈敬翁员外家。十一岁那年,陈凤在游玩时遇金光圣母,得其“先天大道”秘诀。十六岁时,陈凤许配给同乡马员外之子为妻,婚后不久,便潜心学道修行。修成得道后,便四处行游,劝恶化善,治病救难。行医到福建后,一富户为报答陈凤药到病除,愿为其选择有五道青山的地方立庙,竟沿着武夷山麓一路寻找,最后找到了一座名叫悟道尖的山峰。他按照陈凤的要求,在山上的茅草坪点火,火烧的面积有多大,就建多大的庙。可是,因为过火处并不宽阔,只能建造一座上殿。该殿取名为光明殿,后来被称作马氏夫人庙。不仅悟道尖有庙祀马氏夫人,铜钹山区的一些村庄,也把马氏夫人尊为村坊的保护神。

与悟道尖对峙的另一座山峰,也是怪怪的名字,叫上加尖。上加尖的庙里,供奉的是天侯圣母。这位圣母俗名叫林姑婆,生于唐代,是福建泉州人,父母早丧。林姑婆年轻时,貌美心善,因为替村民向财主讨还炼铁权利而遭财主报复,财主将铁水泼到林姑婆脸上,害得其落下一脸大麻子。所以,人们又称之为麻子姑婆。麻子姑婆二十九岁那年的九月初九,天降狂风暴雨,地动山摇。为了拯救百姓,麻子姑婆毅然舍身祭天。此事感动了玉皇大帝,遂令唐朝天子下诏封其为“天侯圣母”,并塑金身、立庙于上加尖。此庙有条奇怪的规矩,要求所有朝拜者上山时,都要随身携带泥土、石头,聚沙成塔,以帮助山峰增高。上加尖,正是因此得名。

还有一位叫哀公禅师的灵神,传说是唐朝高僧中的传奇人物。哀公禅师本来在武夷山中务农,虽家境贫寒,但其事母至孝。此公终

日蓬头跣足,不畏寒暑,膂力过人,涉险如飞,卧不设榻,特别是,还能预知休咎,施水疗疾,为民解忧。在即将圆寂时,哀公禅师自己堆积薪木,然后,坐在上面引火焚烧。尽管烈火熊熊、浓烟滚滚,人们却能清晰地听到悦耳的震铃和诵经之声。火熄灭之后,遗蜕俨然,得坚固子数颗。于是,乡民塑像供奉于铜钹山寺。平时,那儿香火鼎盛,每逢水旱灾年,膜拜者更是络绎不绝。后来的铜钹山寺竟发展到拥有五百和尚。也是人多滋事,铜钹山寺最终因恶和尚多行不义,被前来围剿的官兵付之一炬,仅有庙基残存。

天齐山庙则供奉着赵仙、圣母等菩萨。那赵仙不是别人,乃宋朝皇帝赵匡胤也。相传作为玉皇大帝派出的真命天子,赵匡胤手持神剑,带着狮虎二将和先锋神鹰,与为害天下的恶龙展开了殊死的搏斗,一直追杀到此,才降伏了恶龙。

通过考察铜钹山区的民间信仰,我们分明感受到,在封禁的历史条件下,人烟不断蔓延的速度和温度;感受到,人们请神灵引路,或者,与神灵为伴,冒着巨大风险,执拗地深入武夷山中的艰辛步履。仿佛有太多的邪恶,潜伏在林莽之中;仿佛有太深的悬念,横卧在山路前方;仿佛有太凶的病灾,觊觎着每个平凡的日子。所以,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给自己创造出来的神灵了,寄托给它们超人的膂力、神奇的医术、高明的道法,特别是,它们身上无不具有的惩恶扬善、同情弱小的道德力量。

铜钹山区关于这些神明的传说是耐人寻味的。从中,我隐约看见了江西许真君和福建天后娘娘的影子。在这里,赵仙刺杀恶龙的故事与许真君斩杀孽龙的故事极其相似,林姑婆的传说,则很可能是由天后娘娘的传说演变而来,同处武夷山中的铅山石塘镇,至今仍有“天后宫巷”这样的地名,足以证明,来自福建的纸商和造纸工人并不在乎天后娘娘本是海神,尽管生活在大山里,也要立庙祭祀它,因为它是自己最可亲近的保护神。其实,民间信奉的俗神之所以来历纷繁、丰富驳杂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,它们的传播过程,往往是凭着记忆各取所需的改造过程,甚至是再创造的过程,以至

于改头换面、张冠李戴、移花接木等情形,比比皆是。不用说在地域之间,同样的神灵会有不同的传说,即使在相邻的村庄里也是如此。而且,神灵们又总是佛道不分的。

铜钹山的点点香火,摇曳在历史的烽烟之中,却是雨浇不熄,风扑不灭。它们顽强的生命,似乎也预兆了铜钹山从封禁到弛禁的命运变迁。从当地朋友搜集的清代多位官员的上书来看,它的弛禁实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铜钹山以及整个武夷山丰富的竹木等自然资源,正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执著前行的巨大动力。铜钹山所在的广丰县,保存有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王家大屋,整个建筑群占地四十余亩,除厅堂外还有房间一百零八间,三十六个天井和四个水池镶嵌在大屋的回廊之间。这座豪宅的主人叫王直贤,祖籍山西,正是因为经营纸业而定居于此。大屋正门朝向北方,似乎默默地传递着主人思念故园的深情眺望。既然如此,谁说那位来自洛阳陈州的马氏夫人,没有披露中原人闯进铜钹山营生的历史信息呢?也许,马氏夫人就是王直贤他们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保护神吧?它就像翘首顾盼着的慈母,把视线一直伸向远方,伸向游子的心中……

情迷铜钹山

/ 敖勇珠



1

突然,我迷失了自己。

已是冬天,却不冷。铜钹山,这幅山水画卷的淡墨里,我身子轻盈了起来,走还是在跑?我不知道,阳光从如洗的空中洩下来,极轻、极缓,它擦过树叶身子的摩擦声被我听到。

花朵就在山坡上。她们静雅幽致,三五一群,低语或远眺,像一簇少女,明眸皓齿。

2

军潭湖,水,碧绿的湖水。铜钹山最柔软的部位。水,真的能有如此干净啊!此时,我在这水的波纹之上。它与我这么近,脸贴着脸,肌肤贴紧肌肤,一滴水,那么纯净与清澈,它的脚步,细碎地从我的指、掌一直走过我的心房,走了多久多远,还能再走多远?没有谁能回答。

水的面容,纤尘不染。

3

一块一块的岩石,一大块一大块的岩石,从十几丈到几百丈之高,依山傍水而居。音乐轻起,没有前奏与先兆,从岩石的内部,从它心的纹路,由里及表,然后从皮肤的纹理滑出,质感,细腻。笔架峰的悠远,红军岩的激越,龟鳞相亲的缠绵,武士石的铿锵,缕缕丝竹,都梦幻般掠过湖面,由远而近,由近而远,又由远再轻,只觉最后衣袂一闪,隐入群山,悠忽不见。

4

这是一个前生的约定?我松软了下来,在这原生态澄明的气息里,这一水的国度。多久了,这种彻底的松懈的感觉!慵懒的舒适从四面八方涌来,我闭上眼,就这样,让灵魂被铜钹山的柔情所包裹,被爱侵蚀,然后,任身子缓缓上升,飘浮在空中。

5

忘却了自己与世界的存在。铜钹山,你告诉我,打开自己,像一朵花一样完完全全、一瓣一瓣,需要怎样的一种契机与偶遇?我停下来,掸掉心里所有的尘土,与你对视。我的颤抖,自然;我的颜色,明丽;我的呼吸,舒缓、匀称;我的幸福,金黄的,在那花蕊之上,有着阳光的味道。

6

两天,短暂的偶聚,抑或一个梦?拐个弯,谁的出现能在你的生命里留下痕迹?铜钹山,我打开衣兜,鸟鸣还在;撑开村舍,檐雨还

在；一溪流水，浣衣少女还在；去到千年红豆杉下，圆红的红豆，爱情相思还在……

一袭白袖拂过我梦的脸。

又做美梦了吧，妻微笑着说。

神秘的地方——

九仙湖(另一篇)

/ 龚小春



我敲打着键盘,听着《南方》,清越的旋律中,心酸一点点扩散。闭着眼跟着轻哼,“那里总是很潮湿,那里总是很松软,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,那里总是红和蓝,就这样一天天浪漫,就这样一天天感叹……”爱散时,别说撕裂的伤。是花瓣的香,弥留在心房。那里就是神秘的地方——九仙湖。

我来到九仙湖散心,朋友告诉我,那是一个让灵魂休息的好地方。路上的风景很美,两边的篱笆上开满了红色的杜鹃花,每朵杜鹃花的花心落了一只蓝色透明的蜻蜓。我惊喜又彷徨,在一次又一次对自我的探求和追寻中,逐渐找到答案。大片的草甸,茂密的树林,还有涓涓的溪流,我终于找到生活原初状态的宁静,开满鲜花的小木屋,有淡黄色的迎春花,还有不知名的紫色小花,花丛边摆着木制的小桌子和小椅子,在那坐着喝杯下午茶一定很惬意,远处,是安静地流淌着的军潭湖,再远处就是静穆的九仙山了,我坐在这竹椅上,就已经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,仿佛已经不知道我是谁、我要做什么,只想闭上眼睛,忘却灵魂。

清晨,我坐在了游轮上,此时人很少,有些鸭子还在岸边睡觉,偶尔有几只水鸟飞过水面,整个九仙湖都笼罩在一种神秘的宁静之中。站在游轮上看着烟雨朦胧之中,有一缕缕淡淡的云雾,轻轻掠过碧绿如玻璃的湖面,或环绕着苍翠陡峭的岩壁,犹如纯白的轻纱飘逸,又如仙女衣袂起舞,在这样超然世外的美丽画面里,时间仿佛可

以停止,又仿佛可以看见它在缓缓流动,而我,已经化身为风景里的一粒沙、一片叶或一朵花,不再需要言语,不再需要思考,也不会再有烦恼,那天地的浩然之美,已经将你的灵魂催眠,此刻的我,但愿长醉不愿醒。

我坐在游轮靠窗的位置,静静地看那些流动的云雾、幽幽的水中倒影、偶尔在山间倾泻的如练般的瀑布、大片的碧绿草甸、葱郁的树林。山谷中传来一阵阵鸟叫声,在这山谷中,仿佛天地的轻唱低吟,仿佛在诉说千年的孤寂岁月,又好像是忽然而至的天籁,将你的灵魂送上云端山顶,让它飘摇直上,又陡然滑翔,肆意飞扬……这人与自然的完美合奏,无法不涤荡每个人的心灵。来到岸上,我在湖边慢慢地走着,湖水依然清澈无比,能看见小小的鱼儿、飘动的水草。据说九仙湖是最美丽最干净的湖泊,因为没有污染又保护得好,正是因为广丰人对自然的精心呵护,才可以让这个看似遗世独立的地方,在那么多游客来去之间,仍然能展现出那种仙境般的纯洁与宁静之美。

湖边上长着很多葱茏的大树,树下有木制的长椅,我随意地选了张坐下,有个小孩赤着脚在走鹊桥,一摇一摆的非常可爱,我微笑着,夜雾那么浓,开阔也汹涌,有一种预感,路的终点是迷宫。我此时的心情跟出发前不一样,满足,美好,安详。

此时的太阳还被云层遮着,但我有一种预感,路的终点,是晴空。

坚守着的红军岩

铜钹山,在这飘着细雨的日子,我又一次走进了你的怀抱。我心中的那盏灯温暖又遥远,我耳畔的那声音熟悉又有点儿陌生。

我已经记不得拜谒过你多少次了。我知道这里的每块石头都在等待发芽,每朵白云都凝满思念。季节拐弯处,阳光和溪水在交谈,讲述着一个虽然消失了却永远有生命力的美丽故事。